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八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八

蜀漢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至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共二帝四十二年

昭烈皇帝

帝名備字元德涿郡涿郡治本順天府涿州是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裔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帝祖雄父弘世仕州郡

建安末自為漢中王事具前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

辛丑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于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乃即帝位于武擔山名在成都府城內西北隅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尹氏起莘曰通鑑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别立義例故以魏紀年綱目取春秋之義以示萬世之公論故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于鄂漢縣屬江夏郡今武昌府武昌縣是更名鄂曰武

趙雲數語深切事勢獨怪諸葛

昌

五月立夫人吳氏將軍懿之妹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六月戊辰晦日食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劾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没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

亮隆中之對已云吳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何此日東伐亮不能止帝至事從乃追思法正乎

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簒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吳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孫權遣使求和不許權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　先是諸葛瑾致牋于帝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瑾必無此權報曰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

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于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外封來表示之矣

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于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卒萬人會江州臨發爲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胡三省曰用兵必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魏受吳降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乘其釁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貞至吳權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從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已而吳遣中大夫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入謝于魏魏主丕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

如此等問答或出于使者自記

以見已長未可盡信且以曹丕求珍貴任于不明時勢之人安能有屢更其端之問如出一手之文乎迂儒昧此不知遂至決裂好名之舉紛如

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于凡品聰也拔呂蒙于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于陛下略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魏遣使求珍物于吳

魏主丕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于吳羣臣曰荊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

楊彪以漢三公不受魏爵託於大義自持則何不罵賊而死乎覿其於光祿大夫之拜賜几杖施行馬恬不知恥辭十萬而受萬尚得謂無媿全節耶既貪生復好名千秋以下正論難逃終於進退無據而已

初魏主丕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于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禄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即周禮梐枑一木横中兩木互穿施之于門以為約禁也魏晉之制三公始得用之）以優崇之

孫權立子登（字子高權長子）為太子

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于是諸葛恪（字元遜瑾之子）張休（字叔

嗣昭之子顧譚子譚字子默雍之孫雍字元嘆吳八長子邵邵之子 考通鑑顧譚作顧雍子今依吳志改注陳表字文奧武之子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以選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户侯權以年幼辭之權遣西曹掾沈珩謝魏魏主丕問曰聞太子當來寧然乎對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義無所聞也丕善之沈以國為氏珩字仲山吳郡人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為王軻比能本小

種以勇健廉平為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在今奉天府西有東西二源合流南逕開原鐵嶺二縣西又南逕承德遼陽海城之西又南入海此河左右即漢遼東遼西所由分也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保塞鮮卑步度根檀石槐之後也軻比能誘之以叛已復殺之魏青龍三年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散邊陲遂安

壬寅　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日食

魏除貢士限年法

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史吏達文法到皆試用

帝進軍猇許交反亭在荆州府宜都縣西今名虎腦背市

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黄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于夷道今宜都漢夷道也蜀漢置宜都郡治此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今且獎勵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為怯帝復自佷

音恒山漢縣今湖北宜昌府長陽縣是縣之西北有很山通武陵使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

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實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絶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皆思為匹夫而不可得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即白帝城注見前

帝自巫峽在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建平吳郡治巫

今巫山縣也胡三省曰是時未有建平史追書耳

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帝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吳將帥

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

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之者以此故也遜上疏吳王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

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

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遜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宜昌府東湖縣西北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收散兵棄船由步道還白帝改魚復縣曰永安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傅彤義陽人為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字季然閬中人泝江而退衆勸其走畿曰吾

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是秋黄權以道絶不得還遂率兵衆降魏馬良亦死于五谿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横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劉曄所諫數語切中事機然應於遣使之先則更善矣

魏遣將軍曹休（字文烈操族子）等擊吳吳王權改元拒魏魏主丕自將擊之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山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胡三省注在歷陽江邊歷陽注見前）曹仁出濡須曹真（字子丹操從子）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字休穆吳人）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權以內難未弭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

又欲與子登求昏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

朝到夕名兵還耳于是權改元黄武臨江拒守丕自

許昌 魏黄初二年改許縣曰許昌 南伐之

冬十一月庚申晦日食

吳人來聘遣大中大夫宗瑋報之

孫權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宗瑋報命于是與吳復通

癸卯 三年 帝禪建興元年魏黄初四年吳黄武二年 汪克寛考異曰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綱目名號例秦漢以下凡正統之君曰帝無統稱帝者曰某主今刊本綱目于蜀志先主

大書昭烈皇帝而後主未革舊史仍書後主蓋當時錄者因史舊文而朱子偶未及改也當依晉帝奕例書曰帝禪又按改元例凡中歲而改元者以前爲正而注所改于下是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今綱目刊本于是年歲首即書建興元年而不著章武三年蓋亦鈔錄之誤當從提要及紫陽本大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而明年大書建興二年汪氏之說如此今依之

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先是曹休在洞口會暴風吹吳呂範船紲纜悉斷魏軍乘之頗有斬獲已吳救船至魏軍戰敗而還及是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吳督朱桓兵纔五千人乃偃

旗鼓示弱以誘之時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州桓部曲妻子所在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生虜雙是時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朱治以為子方鎮江陵曹真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等圍之諸葛瑾以兵來救為尚所却于是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真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

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隙攻破魏兩屯魏軍攻圍然凡六月不能克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鋭將轉而為吳矣魏主丕即詔尚等促出吳人擊之魏兵僅而得脫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

昭烈於亮平日以魚水自喻亮之忠貞豈不深知受遺時何至作此猜疑語三國人情以譎詐相尚鄙哉

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是為

帝禪尊皇后曰皇太后改元大赦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

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

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

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

楊顒之言似是而非蓋當時主少國疑之日非亮躬親整頓國事何暇觀其發教所稱集思廣益云云足見其忠赤矣不如此又何足與言鞠躬盡瘁之義

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年十七大赦改元建興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

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楊顒字子昭襄陽人

六月益州郡耆長也帥雍闓雍姓闓名闓音開等以四郡益州永昌牂牁越巂注俱見前叛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因士燮求附于吳吳以為永昌太守闓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巂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葬惠陵在四川成都府華陽縣西南 考昭烈帝葬通鑑及綱目皆脫書今依蜀志補

史臣曰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

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焉

魏以鍾繇為太尉

時魏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有疑輙議于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特延論愽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

遣尚書鄧芝字伯苗新野人使吳

芝言于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然之即遣芝于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絶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兼並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于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

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明年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每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不安輙改而封之鄧芝復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並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張温字惠恕吳人

立皇后張氏飛之女

帝禪

甲辰　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夏四月魏立太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魏主丕大興軍伐吳辛毗諫曰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蔡水即汴渠分流注見前潁注亦見前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數百里一夕而就江乘縣名注見前時江水盛長丕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

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于是旋師丕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既而吳王權果不至

冬十一月戊申晦日食

乙巳 三年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春三月丞相亮南征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

亮率衆討雍闓 問計于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

七縱七擒為記載所艷稱無識已甚孟獲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逮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慮而縱賊哉、猶發柙當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縶擒貽

而已亮納之焉謖字幼常良之弟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漢益州治今雲南府晉寧州是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

延時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夏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

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之則歸于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

之權常令中書郎諸葛有所咨訪若事可施行有即與反覆究論為設酒食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顗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權從之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淮擊吳冬十月臨江而還

先是魏主丕議代吳鮑勛守叔業信之子諫曰往年龍舟飄蕩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竊以為不可丕怒左遷之至是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蔣濟言水道難通不從十月如廣陵故城在今江南揚州府東北臨江觀

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氷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吳孫韶字公禮吳人本姓俞氏賜姓為孫等率敢死士于徑路夜要丕獲副車羽蓋

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丙午春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列字叔至汝南人駐永安而統屬于嚴

吳令諸將屯田

楊顒對諸葛亮之言正當於此用之為人君而親受田是何政體宜其忽爾稱帝忽爾降魏忽爾伐蜀忽爾行成總無定見也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二耜為耦耕田器也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耳

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

魏主丕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胡三省注建安中魏武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謂之三魏鮑勛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行不

魏文以貸絹宿嫌免曹洪官已失于奪之正至毓的守法不阿方當錄用以勵群下乃必欲寘之於死洵私忿而昧公義殊權之見並不及矣

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以塹壘未成為解止而不舉也丕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謂引法而議正刑五歲止結正也五歲髠鉗刑三官廷尉正監平也駁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後漢書百官志將軍屬有刺姦掾主罪法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並奏勛父信有功于太祖求免勛罪丕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丕在東宮嘗從貸

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容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不能得卞太后責丕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今日又謂郭后后于黃初三年由貴嬪立后曰洪令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于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土爵

夏五月魏主丕卒太子叡字元仲立是為魏明帝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叡母甄夫人本袁熙妻文帝納之後以失寵出怨言賜死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嘗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

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丕疾篤立為太子名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帝于首陽陵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北首陽山南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

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

未幾果退是月吳將軍諸葛瑾攻魏襄陽魏司馬懿擊破之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寧在遼東三十五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

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于寧不許徵

為光禄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

至

丁未

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黄武六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

漢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字君嗣成都人參軍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陰人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
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
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遂行郭
攸之南陽人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董允字休昭和
之子向寵襄陽宜城人向朗兄子瀘水即古若水注
見前亮屯于沔北陽平石馬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東有武侯壘據此石馬即白馬也注見前陽平魏主叡聞之欲大發兵迎擊
以問孫資字彥龍太原人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
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
軍道既險阻且必嘗更有所興發天下騷動此宜深

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震懾

彊冦鎮靜疆埸乃止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自董卓壞五銖錢至魏文帝始復之既而以穀貴罷

錢而用穀帛人多巧偽競以濕穀薄絹為市嚴刑不

能禁于是復行五銖錢

戊申 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春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 即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通典街泉亭馬謖敗處 敗績詒貶亮右將軍行

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字子林惇中子考通鑑以楙為淵之子網目因之今依魏志改注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司馬魏延字文常義陽人曰楙主壻也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襃中注見前出循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南東起商洛西盡汧隴而東當子午谷名路通南北北口曰子在西安府城南南口曰午在漢中府洋縣東北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注見前來亦足以達

如此則一舉而咸陽已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用揚聲出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箕山之谷在今漢中府褒城縣北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于是天水南安後漢靈帝時置郡治獂道故城在今鞏昌府隴西縣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

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此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漢中府沔縣亦有西縣故城乃隋所置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帝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設之未敗也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偪于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亮于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

于境内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先是亮出祁山天水叅軍姜維字伯約冀人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

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在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東北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羡人詐以郡降于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三道俱進八月

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以朱桓全琮字子璜錢唐人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夾石即今北峽山在安慶府桐城縣北挂車山名在桐城縣西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爲左右翼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貲伏略盡初嚴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逵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言于帝略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

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虚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于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毁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按後出師表蜀志不載通鑑採裴注補録綱目稍删節之今依綱目

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圍陳倉不克（初曹真以亮懲于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守其城及是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多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會亮糧盡引去魏將軍王雙（郝昭字伯道太原人）追亮亮擊斬之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

闞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羡（漢縣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是）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恱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己酉　七年（魏太和三年　吳黃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注見前）陰平（漢縣魏置郡今階州文縣是）復拜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于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衜等為賓客于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衜私駮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衜所言　謝景字叔發南陽人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羊衜南陽人衜古道字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餘見前

于是權使以並尊

二帝來告衆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乃遣衛尉陳震（字孝起南陽人）賀吴權與盟約中分天下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吳于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九卿也留武昌南陽劉廙常著先刑後禮論太子賓客謝景稱之于遜遜呵景曰禮之長于刑久矣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隲書求見啟誨隲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水經注平望觀在華

林園東南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用鄭氏章句李悝法經胡三省曰漢志法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今言法經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也九百六卷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馬鄭謂馬融鄭康成尚書衛覬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官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羣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

餘篇於正作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等以罪免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胡三省注即通事郎魏置中書監令又置通事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鄧颺字元茂南陽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元字太初尚之子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字子棄涿郡人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亦魏置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容三人得豫于品題之中也

東漢清流取監不遠故董昭之說易行第清流以草野抗爲紳此乃攀附貴介公子所謂每況愈下而其爲人心風俗之害則均也

行司徒事董昭上疏言之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專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往來禁奥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

魏主叡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漢縣今曰城固屬漢中府九月

魏師還

魏曹真以漢人數出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叡詔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漢縣後漢末為郡今陝西興安州治是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胡三省曰當作武都陳羣以斜谷阻險轉運恐見鈔截留兵則損戰士不可叡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谷遂行丞相亮聞魏兵至次于成固赤坂在今漢中府洋縣龍亭山東以待之名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絶于是魏華歆楊阜王肅字子雍朗之子等皆以為言

斂乃詔真等班師是歲亮遣魏延西入羌中與魏雍州刺史郭淮戰于陽谿大破之

郭淮字伯濟太原人

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先是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

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注見前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禦漢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魏將郭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漢圍祁山之南屯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漢兵乘高發伏弩郃中

李平曾受詔輔遺而於糧不繼更設計傾亮視國事如秦越罪之宜耳但腹中鱗甲不圖蘇張云云語涉詆譏賢如孔明尚有此語可知其時人心風俗也

飛矢卒 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爲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于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梓潼漢縣後漢末置郡于此今爲縣屬四川綿州孝起陳震字

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相問 東阿王植上疏曰陛下惠治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

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凡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則聖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叡報曰諸國本無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故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殁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叡優文答報而已　至是魏主叡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闗盛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

王凌為布所愚而滿寵能察其詐才識相去奚啻倍蓰韋因寵能預防淩僅亡其一旅魏明既遣寵還而不能窮治淩之罪何以警庸臣壞乃公事者

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者自如先帝令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于阜陵漢縣晉後廢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于魏以誘揚州刺史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 伏兵阜陵以俟之淩騰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于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

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故魏主叡名之既至氣體康彊乃慰勞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食

壬子 十年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女淑卒痛之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黄與之合葬追封黄為列侯為之置侯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少府楊阜等皆諫羣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素服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且又欲自往視陵親

臨祖載乎顧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凶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其亦奚益哉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邪

不聽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于蒼梧注見前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皆幼衆立其弟恭久之恭病淵遂脅奪其位魏拜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陰懷貳南與吳通至是吳主權遣周賀等乘海之遼東從淵求馬時虞翻徙在交州先是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

主權嘗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絶遠往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字定公廣陵人為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漢縣吳因之故城在今廣西梧州府蒼梧縣　考吳交州治南海郡翻由南海而徙蒼梧皆交州地也是秋魏將田豫由海道伐遼東不克會賀等還豫以兵西擊于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南海濱斬之權始思翻言召之已卒以其喪還

魏以劉暟為大鴻臚

釣中大魚制而後牽此何等語其罪浮于面從後言者遠甚入而責叡不容出而責曁云云險邪變詐一至是哉然叡必待屢試而後疏之其亦愚之甚矣

魏侍中劉曄為魏主叡所親重曄有膽智善應變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中領軍楊曁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曁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叡曰曄與吾言可矣曁曰請名質之乃名曄至問之終不答後因獨見責叡曰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叡謝之曄出責曁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哉子誠直言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曁亦謝之 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其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

果得其情從此疏焉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注見前中二月魏主叡往觀之

改年曰青龍以摩陂為龍陂

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淵斬吳使者獻首于魏魏封淵為樂浪公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宿本風姓以國為氏等奉表稱臣于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

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為燕王羣朝皆諫以為淵未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吳使至遼東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于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將自征淵陸遜薛綜字敬文沛郡人等上疏切諫權乃止初彌等至襄平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人衆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六十人置元菟旦等議曰吾觀此郡形勢甚弱若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于是陰相結約未發為人所告旦等皆走時羣病疽創著郄不能前乃推旦彊使前德留守羣採菜果食之旦彊行數日得達句

驪因宣權詔于其王位宮位宮使入迎羣徳並遣還吳奉表稱臣旦等至吳皆拜校尉　句驪即高句驪位宮漢高句驪王宮之曾孫胡三省曰句驪呼相似為位以其似祖故名位宮

夏閏五月庚辰朔日食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合肥新城也不克

先是魏滿寵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請于其西三十里依險立城徙見兵固守魏主叡從之至是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于衆中有自

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以馬忠（字德信閬中人）為庲降都督（水經注寧州建寧郡故庲降都督屯建寧郡今雲南曲靖府是）

庲降都督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用法嚴峻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或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

木牛流馬世稱神奇外不思巧工技機只可妙異日前豈能指以任重致遠西法其明徵也意先當時軍實木繼其馬牛或不給於用因推宜制花以濟其窮

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事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冑斬之忠寬濟有度處事能斷恩威並立民且畏而愛之

甲寅十二年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其法皆用木為之以機行止詳見諸葛氏集杜佑通典載之今不具錄運米積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不過如秧馬牀車之類非傴師幻人所可同日而道

三月魏山陽公卒

魏主素服發哀謚曰漢孝獻皇帝山陽公傳國至晉永嘉中為胡寇所滅

夏四月魏大疫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漢縣後漢移于槐故城在今縣

西南今縣北周時置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今在鳳翔府郿縣西南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卻之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湖一名焦湖本巢縣地陵陷爲湖周四百里跨合肥廬江舒城巢四縣界有東口在巢縣西南水由此入江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字仲嗣昭長子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繼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時漢軍方出武功吳人謂魏主必不能遠出叡乃使秦朗字元明新興人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自率水軍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

孫吳人才周瑜而後當推陸遜觀白圍之戰持以鎮靜實不可及若瑾之舉措驚皇適足僨事耳

多病又聞敵至遂退　陸遜遣人奉表于權為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令速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若便退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白圍胡三省注白圍屯于白河口故名白河即淯水原出河南嵩縣流逕南陽至湖北襄陽縣入漢石陽城名在今湖北漢陽府黃陂縣

八月魏葬孝獻皇帝于禪陵　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北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　字威公襄陽人　引軍還

閒病篤而使人諮大計所謂大計孰有重於此者福豈宜忘且

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亮病篤

帝使僕射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省視因諮大計與亮語已

福即不問亮亦自當及之何待別去復還耶此陳壽所以不入正史特附見於楊戲傳中也

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在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其陳聚細石為之各六十四聚別有二十四聚作兩層每層各十二聚至

今尚存又四川成都府新都縣北夔州府奉節縣南亦皆有八陣圖遺跡至是懿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即赤崖在漢中府褒城縣北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己才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及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

延或不從軍即自發亮薨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攙初銜反自後爭前也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後將軍何平胡三省注即王

平本養外家何姓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

于前禦延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策贈亮印綬謚曰忠武

初亮表于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

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怏怏怨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

平常冀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廖氏廖叔安之後以國為氏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汶山注見前

史臣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以吴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吴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

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非常帝遣中郎將宗預字德艷南陽安衆人使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具不足以相問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于鄧芝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

乙卯 十三年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本漢青衣縣後漢改曰漢嘉蜀漢置郡晉廢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自殺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

魏延之叛楊儀實激成之繼復嫉琬秉政怨憤不休舉軍就魏云云與韓信悔不聽蒯通語相似劉禪憒憒安能明正其悖逆之罪耶

密指（謂亮平常密語諸僚佐）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于言色後軍師費禕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徒落反言失意也）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詔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下郡收之自殺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費禕為尚書令

時軍國多事禕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指其

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

魏置洛陽宮

魏主叡既作許昌宮宮有景福殿在今河南許州東北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在洛陽故南宮即漢崇德殿之地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在太極殿前又欲平北芒注見前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且若河水為害邱陵既夷將何以禦之叡乃止中書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願陛

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　王基字伯輿山東萊人水以載舟東野子御俱見家語及荀子是秋洛陽永華殿災叡問太史令高堂隆　風俗通齊卿高蔡仲食采于高堂後以爲氏隆字升平泰山人　曰漢栢梁災而大起宫殿以厭之事見前　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爲非聖賢之訓也叡不納復營之更名九龍　通引穀水過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　穀水注見前司南車即指南車　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工叡復以問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搆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將有他姓

制御之耳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不可不深防而審慮也啟為之動容

啟眈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者六人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啟報之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啟常著帽被縹綾半袖少府楊阜問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啟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又上疏欲省宮人名御府吏問其數吏對曰密禁不得宣露阜怒杖而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啟聞而愈嚴憚之

輒克昌言謂以昌言自克也帽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半袖即半臂也御府官名典宮婢少府屬

秋八月魏立子芳（字蘭卿）為齊王詢為秦王

魏主叡無子養二王為己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曰芳任城王楷之子也（楷威王彰子）

魏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溢（漢晉春秋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　氐池漢縣故城在今甘州府山丹縣）涌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魏主叡下詔班示以為嘉瑞任（漢縣今屬直隸）

文既曰大討曹猶詔班天下以

為嘉瑞穀雖下愚貪力之故於此可戒梓野之殃

順德府令于綽以問鉅鹿張璩（字子明鉅鹿人徙居任）璩曰神以知來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胡三省曰後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徵）

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夏四月帝如湔（胡三省曰即漢湔氐道明史地理志四川茂州有湔氐故城）觀汶水（晉書音義汶讀與岷同元和志大江一名汶江江至彭州導江縣有天彭門兩山相對如闕蜀後主登觀坂看汶水之流即此　導江唐縣故城在成都府灌縣觀坂之觀音去聲）旬日而還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大辰注見前又孛于東方

魏司空陳羣卒

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議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字處靜曰沈字處道子曰渾字元沖曰

深字道沖皆依謙實以見其意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願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源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四月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

色以變民耳目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服色尚黄牲用白

夏六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為司徒

矯初為尚書令魏主叡常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反叡嘗問曰司馬公忠貞可為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

曹叡方在而先定廟號可笑無過此者

也社稷未之知也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摘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尚書左丞罪以矯當連坐黃門侍郎杜恕曰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特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今上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至于政事損益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恐大臣盡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杜恕字伯務畿之子

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

魏有司奏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皇后張氏崩

冬十月魏營圜方丘南北郊 陳祥道禮書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馬端臨曰魏立圜丘方丘又有南北郊此用鄭康成之説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肅雖著論以攻之人猶未宗其説也　考孔穎達禮疏王肅聖證論以圜丘即郊鄭氏以丘郊各異故馬氏之論如此

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委粟山在今洛陽縣東南爲圜丘詒

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馬端臨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

猶一祫是也 考明帝此詔蓋指大禘而言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舜妃堯女也考伊祁氏配祀天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地祇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考鄭氏祭法注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王肅曰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也其說又各不同魏明帝分郊丘為二而合禘與圜丘為一是皆沿鄭氏之說也

魏鑄銅人起土山于芳林園 在河南府故洛陽城中裴松之曰芳林園即華林園魏齊王芳即位因改名

魏主叡徙長安鐘簴橐駝銅人 秦始皇製見前 承露盤 漢武帝製

亦見前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即漢霸陵故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河東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黻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將奏沐浴以待命厰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吳蜀

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洛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為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為無道崇侈無度重其稅斂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廷矣叡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覬上疏曰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于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益于好而靡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不聽

魏光祿勲高堂隆卒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豈伊

異人皆明王之冑也黄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晉書五行志黄初元年未央宫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于蕭牆之内可選諸王使典兵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歴下有怨歎則輟録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三載考績唐虞所不廢然堯舜之量材授職固不例此觀於吁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字子嘉植之子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

嗁汝作之文可見此其義司馬光識之然引而未發故並錄其語

百官議

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大臣任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黄門侍郎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吕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有賞罰隨之至于三公坐而論道内職大臣納言補闕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于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畧不從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

分精幽明之理崔林字德儒河東人傅嘏字蘭石北地沈陽人久之事竟不行

司馬氏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于人而決之在己雖求于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無所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劭述而修之耳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非若房劭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

戊午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 吴赤烏元年）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

公孫淵

初魏使者至遼東公孫淵設甲兵為軍陳以見之又數對其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遣毌丘儉（毌丘複姓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于遼隧（漢縣後漢省公孫度復置故城在今奉天府海城縣）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至是魏主叡召司馬懿于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叡謂懿曰公孫

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于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邸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結恩遺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之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

吳主權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語見左氏傳同惡相拒之謂也

二月魏以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為司徒

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夫韓曁亮直清方則司隷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曁為之

立皇后張氏

立子璿字文衡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問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于秘書郎郤正字令先偃師人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

五銖輕重適中行之最爲無弊

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于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吳鑄當千大錢

吳先鑄大錢一當五百及是又鑄當千大錢

周景王鑄大錢不久即廢乃幣重之明驗也圖法流通貴乎利用直百且不可況當千乎

秋八月魏司馬懿破襄平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卑氏卑耳國之後）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在奉天府遼陽州西南）淵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

水暴漲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深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已雨霽懿乃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衆其將楊祚等降淵使其相國王建等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傳言失指已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有明決者來淵復使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任質子也旣而城潰淵與子脩將數

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傳淵首洛陽于是遼東帶方（本漢縣公孫氏置為郡）樂浪元菟四郡皆平（始公孫度以漢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

詔命琬總帥諸軍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魏釁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字昭伯真之子）為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為秘書郎文帝更名秘書曰

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幾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推移賞罰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叡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字彭祖為大將軍夏侯元曹爽曹肇字長思休之子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典機任元肇心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

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殺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爽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為言其性恭良為事正如此也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爽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爽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詔爽曰我困篤不能故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為大將軍爽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

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

朝

己未 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

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

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

無恨矣乃名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

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于是芳

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

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字平叔進之孫為尚書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内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専行初畢軌字昭先東平人鄧颺字公昭南陽人李勝何晏丁謐字彦清沛國人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悪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

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于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二月以懿為太傅自以其弟羲訓等皆為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謐為尚書軌為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者傅嘏謂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為揚州刺史

夏以蔣琬為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素簡畧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

岱時年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

南土稱之是冬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攻零陵桂陽諸郡岱自表輒行星夜兼進擊斬式郡縣悉平臨賀漢縣吳置郡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是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庚申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吳赤烏三年春以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人為越巂太守

初丞相亮既歿越巂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胡三省注安定不見于志當時暫立去郡八百餘里及嶷為守招慰新附誅討彊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冬吳饑

辛酉 四年 魏正始二年 吳赤烏四年 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却之

吳主權伐魏命全琮畧淮南决芍陂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中 襄陽記柤讀如租柤在上黃界上黃故城在襄陽府南漳縣 魏將軍王淩與琮戰敗之司馬懿曰柤中民夷十萬 胡三省注魏時夷王梅敷部曲萬餘家屯此土地平敞宜桑麻為沔南沃壤 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

蔣琬徙屯涪 即涪城注見前

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即西城郡魏改魏興注見前上庸會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禕姜維喻指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列蠶食搉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為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繼今涪水陸

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帝從之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畜穀于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字士載棘陽人行陳注見前項漢縣令陳州府項城縣是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黄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畧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

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管寧卒于魏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

易能因事導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壬戌五年魏正始三年吳赤烏五年春正月中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諸軍皆屬蔣琬維領偏軍

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吳赤烏六年夏五月朔日食既三國志失書甲子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

蔣琬住涪疾益甚乃以平督漢中

甲子七年魏正始五年吳赤烏七年春三月魏曹爽寇漢中費禕督諸

軍救之魏軍敗走

魏征西將軍夏侯元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元自駱谷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衆守記駱谷道南通洋州與執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泉陵人據興執山名在洋縣北後魏于此置興執縣唐改曰興道元省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

曹爽興師不以正且失地勢故禕得用逸代勞耳若以攸谷圍棊為足能辦賊器量較謝安矯情鎮物猶為不及矣

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來敏字叔達新野人魏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元書曰春秋責大德重言責任之大者其恩尤為重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于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胡三省注自駱谷出扶風隔以終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沈嶺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

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比久爲記載家路變套語禕雖才儀于允具不逮諸葛甚明諸葛猶孜孜奉國食少事繁而禕乃欲以清

得過失亡甚衆闕中爲之虛耗

夏四月丙辰朔日食

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辭州職于禕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禕爲尚書令時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不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斅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赤烏八年

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吾氏夏昆吾之後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

淨名高豈可為法

先是吳太子登卒吳主權立子和（字子孝）為太子霸（字子威）為魯王霸和同母弟也權愛之與太子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宮勢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文搆琮不能禁）霸曲意交結名士嘗自詣將軍朱績（字公緒然之子）績不納于是賓客侍從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寢疾遣太子禱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

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　朱據字子範吳人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廣陵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竺譖之吳主怒誅粲時陸遜外甥顧譚亦以言太子事見徙權遣使數責問遜遜憤恚而死

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謚曰恭

琮卒帝始自親國事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黄皓為中常侍

董允秉性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宦人黄皓便辟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黄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祗字奉宗南陽人代允為侍中祗多技藝挾智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昔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

崇鄉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及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譙周字允南西充國人

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吳赤烏九年秋赦

大司農孟光于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

成閒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治乎

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録尚書事

時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胡三省注羌胡有治姓等率衆來降維以兵迎之遂徙于蜀

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春二月朔日食三國志失書甲子

魏遷其太后于永寧宮

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胡三省曰據魏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晉諸臣欲

增曹爽之惡以
遷字加之耳

戊辰 十一年 魏正始九年吴赤烏十一年 夏四月魏以徐邈字景山薊人為司空不受

邈先為涼州刺史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州界肅清及是以光禄大夫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邈與田豫俱以清節稱豫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懿書諭之豫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豫邈俱以大夫卒于家

五月以費禕出屯漢中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于外慶賞刑威皆遥先諮斷然後乃行並承諸葛亮之成規遵循不易